

笔记小说精品丛书

重庆出版社

淞滨琐话

〔清〕王 韬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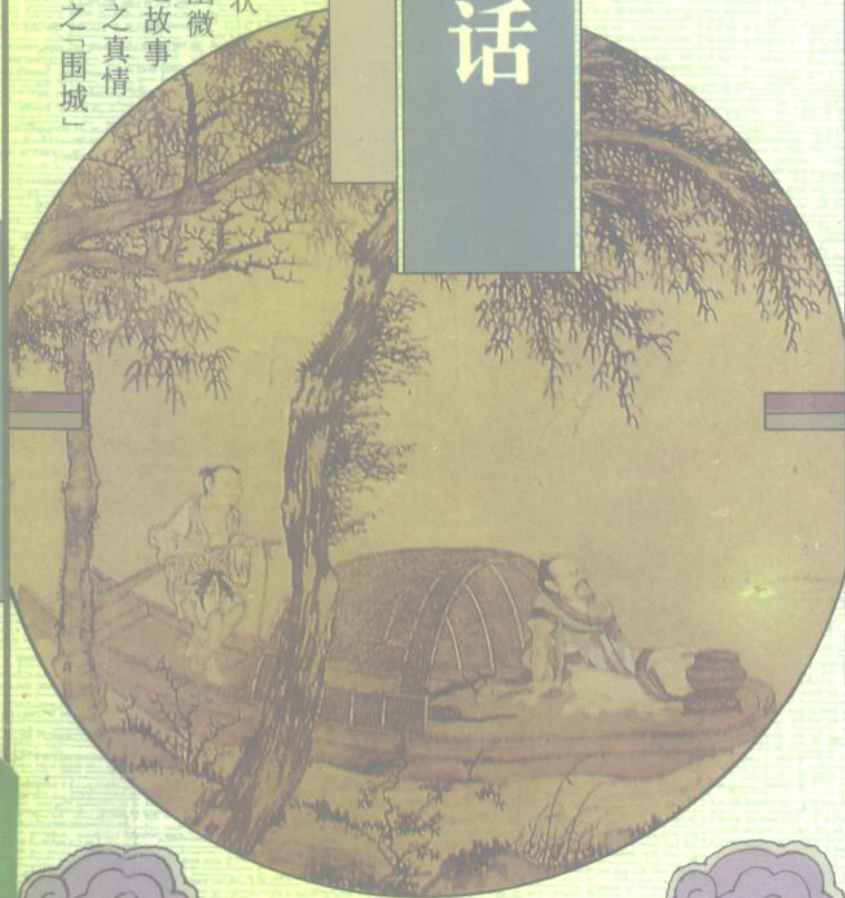
测鬼神之情状

发人间之幽微

读狐魅之故事

洞社会之真情

梦幻之「围城」



淞滨琐话

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

〔清〕王 韬著·寇 英标点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 寇德江
封面设计 邵大维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〔清〕王韬 著
淞 滨 琐 话
(笔记小说精品丛书)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阆中市华盛印制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4 字数 184 千
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5,000

*

ISBN7-5366-3197-9/I·571
定价:11.50 元

前 言

《淞滨琐话》是清末王韬的一部笔记小说集。

王韬(1828—1897),清末政论家,初名利宾,后改名韬,字紫诠,号仲弢,又号天南遁叟、弢园老民,江苏长洲(今吴县)人,秀才出身。1849年(道光二十九年)在上海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工作。1862年初(咸丰十一年底)回乡,化名黄畹,上书太平军,被清政府通缉,逃往香港。1867—1870年(同治六至九年),赴英国译书,并游历法、俄等国。1874在香港主编《循环日报》,评论时政,宣传变法,主张设议院、广贸易、开煤矿、筑铁路、兴织纤、造轮船、办学校。1884年(光绪十年)回沪居住,主持格致书院。

王韬一生著作甚丰。著作有《弢园文录外编》、《弢园尺牋》、《淞隐漫录》、《淞滨琐话》等数十种。

《淞滨琐话》,从总体上看,避开政治,少谈国事,似乎隔绝尘世,然而仍有可供后人借鉴之处。这主要体现在:

一、构思新颖、奇妙。

《淞滨琐话》几乎每一短篇，都仿《聊斋志异》而作，多写鬼神、异怪、剑仙、名娼、艳妓、道士之事，人、鬼、神、怪之线索夹杂交叉，扑朔迷离，人被神化，神被人化，仙境恍若入境，尘世亦有仙缘，造出奇境、幻境、梦境、梦中梦境。这在构思上可谓出神入化、别具一格。

二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。

该书中有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，有鞭挞贪婪暴戾的统治者，有赞扬身陷逆境却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儒生，有斥责见利忘义、诬陷忠良的小人……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读者可从书中领悟到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及其独特心态。

三、有较高的写作技巧。

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在塑造形象时采用了夸张、比喻、拟人等手法，尤其在塑造妓女形象时，用了大量的诗歌加以形容，写得活灵活现，具体生动，妓女在作者笔下不再令人厌恶，相反，妓女被赋予了艳丽、娇媚、娴静、聪颖、娟秀、敏慧等内涵。这说明作者在塑造形象时匠心独运，有极高的写作造诣。

但是，《淞滨琐话》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。首先，该书宣扬了大量的天必胜人、阴阳轮回的思想，认为人的姻缘和事业天生注定，道士的预言可主宰人的生活，人死后到了阴间，冥王要作出来世的安排，等等。另外，该书宣扬了及时行乐的思想，认为人在世上，不过数十年而已，在这期间，应邀游休闲，招妓行乐，大有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之感叹。作者对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极加欣赏，因而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描绘招妓同饮、酒酣拇战、竞相猎艳等场景，并有诸多艳妓入选“艳谱”，儒生

正是在与“艳谱”中的名妓欢爱作乐之后长叹逝水流年。最后，该书没有反映出较深刻的思想内容。前面提到，该书表现有进步的思想内容，但这只是局部的、附加的，并不居主要成份。从总体上讲，该书主要地停留在男女私情、逍遥自娱、游戏人生这一层面上，未曾紧扣时代的脉搏。这一点，使得《淞滨琐话》与作者的诸多政论文在内容、风格上迥然相异，《淞滨琐话》的社会影响力、号召力远不及他的政论文那么普遍、深入。

但是，也正是因为有了《淞滨琐话》，才足以构成王韬这一完整的创作主体。作者处于社会变革时期，世界观是异常复杂的。他既受有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又潜在地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，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双重制约着王韬。基于此，王韬作为当时儒生的典型代表，其思想、其心态、其生活方式、其双重人性，不仅通过其政论文加以说明，还通过其笔记小说《淞滨琐话》加以附加说明。

笔者对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《笔记小说大观》(十七)中的《淞滨琐话》部分进行了断句、标点、分段、繁改简等整理工作，工作中必有不当之外，当就教于读者、专家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该书中部分篇目，如《谈艳》、《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》、《东瀛艳谱》、《燕台评春录》、《珠江花舫记》、《瑶台小咏》等，因宣扬消极思想，文化品味不高，被删去。

寇德江

1995年2月

自序

天下之事，纷纭万变，而总不外乎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。人生堕地即哭，盖知所入非快活世界，而有生亦非乐趣也。人生于世，不过数十寒暑耳，有生则必有死。此数十寒暑中，自孩提无知，以迄乎龙钟待尽，其间或疾苦，或颠连，或忧愁，备人世诸苦恼，而一身受之，此即由佛经所谓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诸境而出。夫人一心在无挂碍，故富贵而忧戚，不如贫贱而快意肆志焉。今使问于人曰：“处逆境而心安，与处顺境而心劳，二者孰胜？”则必以心不困于境者为优。然人能知之，而不能行之，则已入于苦海中也。世间富贵荣华贫贱屈辱皆境也，境也者，不过暂焉而已，优游恬适，舒畅怡悦，所以养乎心者也。心能入乎境之中，而超乎境之外，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，以自娱其心。人于世间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，而忧喜哀乐会合别离以是而生焉。备历乎诸境，胶扰于心，宜乎发之无者白，齿之坚者危，魂魄一去，同于草亡木卒。顾此言乎处顺境而未及乎逆境

也。其有极人伦之变，而涉夫人世之险巇，其境为至难，其心为独苦。

然则人自有生以来，浮湛閻浮提中，一苦恼众生耳。故曰：“我之所患在乎有身。”身自膏生得来，而为诸苦丛射之鹄。人自乐有生，我自求无生。而生在世，其亦赘疣而已。余今年六十矣，虽齿发未衰，而躯壳已坏，祈寒盛暑，不复可耐，偶尔劳顿，体中便觉不快，略致思索则通夕不能成寐，见客问姓名，转顾即忘，把卷静坐，即尔昏然欲睡。思有所作，握管三四行后，意即不相缀属，以此而尤欲著书立说，其可得哉？倦游归来，却扫杜门，谢绝人事，应酬简寂。生平于品竹弹丝、棋枰曲谱，一无所好。日长多暇，所以把玩听夕，消遣岁月者，不过驱使烟墨，供我诙谐而已。以此淞滨琐话，又复积如束笋，哀然成集也。

《淞隐漫录》所纪，涉于人事为多，似于灵狐黠鬼、花妖木魅，以逮鸟兽虫鱼，篇牍寥寥，未能遍及。今将于诸虫豸中，别辟一世界，构为奇境幻遇，俾传于世，非笔足以达之，实从吾一心之所生。自来说鬼之东坡，谈狐之南董，搜神之令升，述仙之曼倩，非必有是地，有是事，悉幻焉而已矣。幻由心造，则人心为最奇也。余于生老疾病，悲欢离合，已遍尝其境。所不知者，死耳。向居香海，入秋咳作，气上逆能着枕，终宵危坐达旦。日在药火炉边作生活，去死几希。长夜辗转，一灯荧碧，几于与鬼为邻。然昏厥瞥眩中，此心湛然，尚觉可用，追思前后所历，显显在目。感恩未报，有怨胥泯，痛知己之云亡，念知音之未寡，则又蹶然以兴，涕泗滂集。故兹之所作，亦聊寄我兴焉而已，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。岂敢谓异类有情，幽途可乐，鸟兽同群，鹿豕与游，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顾也！夫荒唐之词，发端于漆园；怪

诞之说，滥觞乎洞冥。虞初九百，早以是鸣。降及后世，抑复工已。余向作遁窟谰言，见者谬加许可。江西书贾至易名翻板，藉以射利。《淞隐漫录》重刻行世，至再至三，或题曰《后聊图说》。售者颇众，前后三书，凡数十卷。使蒲君留仙见之，必欣然把臂入林曰：“子突过我矣！聊斋之后，有替人哉！”虽然，余之笔墨，何足及留仙万一，即作病余呻吟之语，将死游戏之言，观可也。

光绪丁亥中元后三日，天南遁叟王韬，序于沪北淞隐庐。

目 录

前言..... (1)

自序..... (4)

卷 一

徐麟士 (1)

药娘 (5)

李延庚 (9)

田荔裳 (13)

画船纪艳 (17)

倪幼蓉 (22)

卷 二

魏月波 (27)

白琼仙 (32)

卢双月 (36)

金玉蟾 (40)

煨芋梦 (45)

卷 三

刘淑芳 (51)

柳青 (55)

仙井 (59)

严寿珠 (63)

真吾炼师 (67)

邱小娟 (72)

卷 四

辛四娘 (77)

沈兰芬 (82)

皇甫更生 (87)

徐希淑 (91)

反黄梁 (96)

卷 五

- 龚蒋两君轶事 … (102)
乐国纪游 …… (106)
梅无瑕 …… (110)
袁野宾 …… (115)
刘大复 …… (119)
纪四大和尚 …… (123)

卷 六

- 剑气珠光传 …… (128)
花妖 …… (133)
箫仙 …… (137)
画妖 …… (142)
孙伯簾 …… (146)
水仙子 …… (150)

卷 七

- 谈艳(存目)
粉城公主 …… (156)
邹生 …… (161)
记沪上在籍脱籍诸
校书(存目)

卷 八

- 顾慧仙 …… (167)
杨莲史 …… (171)
罗浮幻迹 …… (176)
梅鹤缘 …… (180)

- 柳夫人 …… (186)

卷 九

- 红豆蔻轩薄幸诗(上)
…………… (193)
红豆蔻轩薄幸诗(中)
…………… (198)
红豆蔻轩薄幸诗(下)
…………… (202)

- 朱素芳 …… (206)
东瀛艳谱(存目)

卷 十

- 徐太史 …… (212)
玉香 …… (217)
因循岛 …… (222)
梦中梦 …… (227)

卷十一

- 燕台评春录(存目)
珠江花舫记(存目)
记双烈 …… (238)
瑶池仙梦记(上)
…………… (242)
瑶池仙梦记(下)
…………… (247)

卷十二

- 瑶台小咏(存目)

沪上词场竹枝词

..... (252)

蕊玉 (255)

李贞姑下坛自述始

末记 (260)

陈仲蘧 (263)

淞滨琐话卷一

徐 麟 士

徐麟士，崇明人，少负奇气。虽生长海滨，而识见广远；且膂力绝人，能挟数百斤物，超跃重垣，人以为昆仑奴之流亚也。生平嫉恶如仇，里中无赖有作盗窃者，悉擒治之，不少宽。以是诸无赖衔之刺骨，思有以中之，未得间也。一日，偶经古墓，土崩露石匣，掘而启之，中有一剑，稍加拂拭，光芒注射，知非凡物，宝之不轻示人。夜梦伟丈夫来曰：“余即冢中人也。子得宝剑，而不知剑术，亦何所用？我请授之。”生再拜，愿受教，梦中尽得其所授。及醒试之，一一不忘，以此益自负。

时长桥下有巨鼉，恒出为人患。县官募有能捕之者，予重赏。里人交谓之曰：“君能之乎？此鼉能激水三千丈，吞吐云雾，腾沓波涛。君恐非其敌也。”生忿然作色曰：“此蠢然一物耳，何足污吾刃？既欲为公等除害，奚憚一行。”即时仗剑入水。须臾

浪涌若山，潮翻如雪，奔腾澎湃之声，震耳数里。经一二时许，乃渐平息。群见生剑悬鼉首，踏波而出，左手持革带，既近岸，视之鼉也。盖以革贯其甲裙故也，群众争曳之登岸，大几亩许，齑之饱数百人，江水尽赤。里有长老曰：“子前身殆周处也，何不致力于学，博通今古，以备他日国家用？”生喜，乃折节读书，不复问户外事。无赖之图报者，其念亦寝。生戚某军门，六驻关外剿游匪，素悉生勇，驰书招之。生慨然起曰：“大丈夫建功立业，正在斯时。铭钟鼎而书旗常，夫岂异人任哉？”携剑囊书，束装就道，自芝罘达旅顺，以待修船，小憩逆旅。一夕饮酒薄醉，隐几假寐，忽有戎装击刀入白者，向生半跪而请曰：“寡君命敬迓君子，乘輿已待于外。”生仓猝间，莫辩为谁，随之俱行。既登车，电迈飙驰，其去若驶，旋至岸尽处。遥望浩淼汪洋，极目无际，殆海也。车经由海中行，水分两旁若壁立。顷抵一所，车止。宫殿岿峩，殆如王者居。门外甲士百许人，排班鹄立，状甚敬肃，即有峨冠博带者数人，自内出，拱手迎生。揖生入内，历门数重，始睹前殿。殿上悬灯千百盏，光明胜白昼。殿中珠帘翠幕，隐约不可辩，惟香雾四沛，氤氲不散。数人即于帘外禀白。闻言远客既临，当以礼见。乐作帘卷，则正中上坐者，乃一二十许岁女子，星冠霞帔，玉貌端妍，天人也。两旁侍立者，悉艳妆丽姝，玉色珠光，互相辉映。

殿上传生入见，生不觉膝为之屈。上坐者命人扶生起，赐坐于侧，谓生曰：“闻君义高千古，勇冠三军，固一世之英豪，当今之俊杰。今不远千里而辱临敝地，寡人凉德，何以堪此？此为净海，上帝命寡人莅治兹一方者有年矣。久庆安澜，无虞骇浪，乃不谓近有应海雌鼉，与鼉龙作偶，恃其跋扈，来肆凭陵。雌鼉之故夫，即前在崇海煽虐，为君手翦之于长桥下者也。今

将借君威灵，兴师问罪，幸助寡人，君其勿辞。”生闻命意气慷慨曰：“敢不擐甲执兵，为诸军士先，以驱除此妖魅，奠王国家，当使彼远族，永作波臣，庶几无忝王命。”于是登坛视师，简壮士千五百人为前驱，千五百人为后劲，精选甲士二千人为中权，亲自率之。传檄至其国中，刻期决战。两军既遇，前驱猛厉无前，一战而胜。轻进遇伏，逐自败绩，中权适至，生分二千人为左右两翼夹击之，敌之前军退。鼉鼉各统一军继进，与生相接。生见鼉龙虎头燕颌，虬髯鹞眼，固昂藏一男子也，雌鼉亦一好女子，虽不逮净海女君之美，然雾鬓风鬟，丰姿绰约，殆如神仙中人。生飞剑欲斩鼉龙，鼉龙知不敌，急遁去。雌鼉吐水以淹生，生以剑挥之，水反倒注，盖生剑首有辟水珠也。雌鼉乃惊而奔，师溃。生率众军追之，直捣其巢。鼉龙为追军所围，不得脱。生至斩之，士气大振。雌鼉据其国之积石山以求和，且请愿与生结伉俪。是山险阻难攻，珍宝山积，固董卓郿坞之类也。生曰：“忘夫事仇，抑何淫而无耻哉！是真披鳞带甲之俦，杀之何足惜？”挥军环攻，历三昼夜始破。迁其贿盈百车，觅雌鼉弗得，继知其缢于荒谷，乃具棺葬之，撤师凯旋。还报于女君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女君郊迎三十里，待以上宾之礼，赐以黄金万镒，白璧十双，明珠百琲，锦绣文绮皆千端，他物称是，特张盛筵，饯之于别殿，妙选女乐百人，各就班行，彼歌此舞，更退迭进，具有五花八门之观，又使演钱塘破阵乐，声音雄壮激烈，听之殊令人兴勒铭燕然之思。宴毕，仍命前戎装人驾车送之归。及门而觉，则几上一灯荧然，万籁皆寂，寓童倦伏几下，犹未睡也。

生追思所梦，历历在目。叹曰：“此何异邯郸道上，一枕黄粱哉？世上功名富贵，一切皆作如是观。”遂作书辞其戚，不复

为关外之行。方拟返旗，忽有贵客款关至，邀往观海市。生以初不相识，辞不赴。客曰：“此百年一次，为商家盛典，亦海国之大观。今岁以荷兰王子适来，斗奇炫富，矜多竞胜者，必倍于往日。君如有财，天下之异物，不难致也。”再三固请，生乃许之。贵客早备舟以待，双轮激水，其捷若飞。既至市肆，环集珊瑚珠贝火齐木难之属，大半不能辩识其名。酒楼茗寮，多设于临街。生见一当垆女子，容华娟秀，似曾相识。径入投钱曰：“聊乞一盞，借以解渴。”女子睨视生而笑曰：“君颇忆别殿歌姬否？何别未数日，已淡漠无情也？”生始恍然自失曰：“卿那得来？”女曰：“随女君俱至此间耳，相距百余舍，有萃珍圃，室极宏敞，即女君之所设也，君盍往乎？当有所得。女君固望君久矣。彼贵客者，乃女君之所使也，特为先路之导耳。”言次，贵客至，偕生联骑而往。奇珍瑰异，为生平日所未睹。别一室尽储前日赐物。贵客谓生曰：“此皆君之所有也。今日君当载以俱归。”生请一见女君，面为申谢。贵客曰：“人神道殊，幽显路异。事已泄露，似不宜再渎也。当垆女子以与君有夙缘，故女君特以赐君，用侍巾栉，备箕帚。此女有宜男相，他日必生亢宗子，以延嗣续。君虽抱负异材，然非功名中人，归后不必作出山想矣。今日拥镳宝，对佳丽，载西施一舸以东，艳福亦不浅哉！”遂送生登舟，而女子已先在舟中。一帆风顺，直达崇明。逮晓，生推篷窗而望之，则舟已系于己之门外石桩上。生乃偕女入室，而呼臧获辈出运物竟日，犹不能尽。

一夜，与女同梦正酣，忽睹伟丈夫昂然排闥而进，曰：“曩日宝剑，可赐还也。助君名成利就，亦思所以酬师哉！”生方欲起谢，遽拍其肩曰：“勿忘。”遽然竟醒，起视匣中，剑已杳矣。翌日，往寻古冢，为之辟地筑墙，树碑碣，种松楸，建屋十余椽，置

守冢者司祭扫，更购田百亩，以奉春秋祀事焉。

药 娘

郑筱史，汴人，僦屋维扬为寓公。其居近小金山后，购冶春园遗址，葺而新之。楼台亭榭，颇有可观。又复叠石为山，引泉作池。池流曲折，驾以飞桥，东西回廊周绕，随地势高下为参差。最奇者为芍药圃，圃前有门，扁曰“尘飞不到”。字势飞舞有逸趣，吕仙降乩笔也。一入门内，便见高峰插天。循径而上，路殊纡余。既登绝顶，有亭翼然。倚栏纵眺，全园尽在目中。既达平地，则弥望皆芍药也。雕栏石磴，环护倍至，中间所植为金带围，尤称名种。相距数十武，有楼五楹，极轩爽。楼上藏书数万卷，缃帙缥函，什袭珍庋，多人间未见本。楼左偏葡萄作架，薜荔为墙，槐榆千章，芭蕉百本。觅路而入，绿荫深沉。精庐三楹，为闲时憩息所，盛夏居之，几忘炎熇。生虽坐拥厚赏，而不喜居积，会计之事，悉委于人。读书之暇，惟知蒔花玩石，此外别无所好。纳二妾，一曰绿媚，一曰素修，皆虹桥小家女子，颇识字。生另购二室以处之，月榭云窗，备极幽丽。室外杂植花卉。二室遥隔半里许，通以阁道，如亘长虹于半空。二女有时靓妆炫服，凭朱栏而延伫。见者疑为阆苑神仙，缥缈天外。生分宿二女处，月不过数日。偶有余闲，即课二女以唐宋人诗词。二女志甚相得，序齿以姊妹称，绿媚年十七，素修年十六，花貌玉肌，堪称双绝。素修于书史尤慧警。一夕素修方临窗握管书字，忽见窗外人影憧憧，疑为绿媚潜踪而至，因隔窗呼曰：“绿姊何不即入？乃作门外汉，须知窥观非正道也。”旋闻有弹指声曰：“既欲我入，何又闭门拒客耶？”其音清锐，绝不类绿媚。